

耶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

談良辰¹

本文首先分析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中，關於生態神學的觀點，次而論述耶穌基督福音所顯示出的生態救恩。前者先歸納出生態危機的四種因素，以及天主救恩工程的四個向度；從舊約的禧年法律至新約耶穌基督彰顯的救恩工程，印證此四個向度。後者則從聖經學者的研究，說明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不僅擴及所有人，且是為一切的受造物。而以耶穌基督救恩所建立的教會，是一切受造物的教會，擴及整個宇宙萬物。

前言

本屆神學研習會以「《願祢受讚頌》通諭：理解與執行」為主題展開。在此之前的2018年夏天，整個歐洲籠罩在熱浪侵襲下，七月歐洲各國的平均溫度超過攝氏40度，就連北歐各國都在36~38度之間，俄羅斯也高達45度的高溫。台灣近些年來，梅雨期往往延遲，且從入梅至出梅的時間不到一週，雨量集中在短短兩三天降下四、五百毫米的強降雨，不但造成洪災，更影響農作物的收成。冬季也開始延後並縮短，夏季的溫度提

¹ 本文作者：談良辰先生，良辰有機農場負責人；2018年以《耶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自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碩士畢。目前就讀輔仁大學哲學博士班。

早並延長。這些自然現象找不到單一的原因可以解釋，然而，它們帶給人類一個迫切感：應對氣候變遷以及生態危機，已到期不容緩的地步。

生態危機是廿一世紀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時代訊號，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以聖方濟《造物讚》中「我主，願祢受讚頌」為名，頒布了《願祢受讚頌》通諭，並說道：「我希望以我們共同的家園為主題，與所有人進行交談」²。這部通諭是天主教會對這個時代訊號所做出的回應、關懷、呼籲與對話。然而，它卻從來不是新的發明，好似教會從未關心過這個課題；相反地，教宗將過去教會內各方的會議與文件經過整合後，提出整體生態學的觀點，除了視生態為一個整體，還要「提供一既尊重人類在世獨特位置，又尊重我們與四周環境關係的生態保護途徑」（《願祢受讚頌》15 號）。如此，是為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只依靠科技解決生態問題，或是將生態的維護與拯救排除人的任何介入（《願祢受讚頌》60 號）。

生態學 (Ecology) 的字源，是由兩個希臘字 oikos (住處) 與 logos (學問) 組合而成，主要探討生物群體與其周遭環境之間的關係，原本應是一種實證方法的社會科學，而它的範圍常是限定在某一個地區內生物群體的研究，再予以歸納擴延。生態學對於生命的起源與目的，以及眾群體之間的存在基礎，更甚者，人與自然之間的次序、關係，與人是否有著特別的責任，這類

²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2015）（台北：天主教會台灣地區主教團，2016），3 號。

的形上思想並非其著重之處。生態神學則是從神學的立場與角度，給予上述缺乏的一種形上說明。本文又特別地從救恩神學來探討生態神學，即天主的創造及有關創造的救恩計畫與生態之間的關係，從耶穌基督的救恩來說明人如何有意識地肩負起天主在創造時託付給人類的責任。

論述的結構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教宗方濟各的《願祢受讚頌》通諭中，關於本論題的生態神學觀點。首先歸納出生態危機的四種因素，以及天主救恩工程的四個向度：從舊約的禧年法律至新約耶穌基督彰顯的救恩工程，印證此四個向度。第二部分則專論耶穌基督福音所顯示出的生態救恩。從聖經學者的研究，說明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禧年的福音；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是從猶太人擴及至所有的人，且申論福音不僅是為人類，更是為一切的受造物。以耶穌基督救恩所建立的教會，是一切受造物的教會，擴及整個宇宙萬物。因此，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系統化的神學說明。

一、《願祢受讚頌》通諭中的生態神學觀點

（一）聖經中的創造神學

廿世紀下半葉開始，生態危機的種種問題已引起學界的關注。其中影響最廣的莫過於歷史學家 Lynn White 於 1967 年在 *Science* 期刊發表的一篇文章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在文章中，他認為科學與技術無法解決當前生態危機的問題，應該要反省究竟人對自然界的主宰心態在歷

史中的根源為何，White 將此根源歸因於西方基督宗教的人類中心觀點。他認為「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創一 28）的創造觀，是造成今日生態危機的主因³。

教宗在通諭中亦指陳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主因之一（《願祢受讚頌》116 號），然而教宗重新闡述聖經中有關創造的敘事，是幫助世人面對生態危機能產生根本的認識。本文將其觀點歸納為以下幾點：

1. 每一個受造物都具有內在價值

所謂內在價值，即指受造物存在本身就具有價值，而不論它對人或其他對象是否有用或其他益處。通諭第 69 號說：「我們也必須明白，在天主的眼中，其他受造物也有其價值：『它們就以其存在本身，讚美光榮天主。』……基於人類獨一無二的尊嚴及聰明才智的恩賜，我們受召尊重受造界及其內在規律」。天主是一切受造物存在的原因，因此，每一個受造物的存在都有其目的與價值；另一方面從原因的效果來說，每一受造物都彰顯天主的存在與美善。換言之，天主的美與善展現在每一受造物，沒有一個受造物應當被人看作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人不是它的原因，亦非它的目的，人沒有權利斷定或否定任何受造物的內在價值⁴。

³ 參：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10 March 1967), p. 1205.

⁴ 例如，由於蚊子是許多傳染病的媒介，當今某些科學家藉由基因

2. 人作為天主的肖像所具有的三重關係

通諭第 66 號說：「人生命的基础建立在三個相互交織的基本關係上：與天主的關係、與近人的關係，以及與大地的關係」。在《創世紀》的敘述中，所有的受造物，只有人類與天主有相似性的關係，其餘的受造物都是天主「說」，然後就成了。人一一方面是灰土所形成（創二 7），另一方面有天主所吹的一口生氣而成了有靈的生物，這個靈就是天主本性的一種相似，而灰土則象徵人與大地在本性上的共通基礎。因此，人在創造的秩序中具有一種獨特的地位，上與天主、下與大地，以及橫向與近人之間的關係。這指出了人的自我實現與完成，是在這三重關係上達致圓滿，也是為人的本質之實現。教宗在通諭中亦指出人必須尊重天主創造秩序中的自然律，有責任維繫受造物與世界的平衡（《願祢受讚頌》68 號）。任何一個關係的破壞，也會導致其他關係的漠視。通諭第 70 號說：「我有責任關心照顧我的近人，若我罔顧與近人建立和維持適當關係的責任，將破壞我與自己、與近人、與天主及與大地的關係」。

3. 人向天主與大地負有特殊的責任

教宗在通諭中特別將聖經中人對大地的特殊責任予以闡示：「閱讀聖經時，必須看其脈絡，並配合合適的釋經方法，去理解聖經要求人『耕種及看守』世界的樂園的真義（參創二 15）。『耕種』指開墾耕作；『看守』則指看顧、保護、監管

及保存。這表明人類和大自然之間有相互責任的關係」（《願祢受讚頌》67 號）。聖經學者 Ellen F. Davis 指出，創二 15 所用的「耕種」的希伯來文字根 'b-d，不是農業上的耕作之意，一般來說意指爲了某人或天主工作，如同一位服事者、奴僕或是敬拜者。該字根更常用於表示利用某種材料工作，因此，在以色列農業生活的背景下，這材料是土地⁵。

創二 15 的第二個動詞「看守」，其希伯來文字根是 š-m-r。Davis 指出，它並非只是看守之意，更多用於「詳察」各種細微處之差異，也就是在爲世界工作中詳察一切差異以獲得智慧（參：詠一〇七 43；依四二 20），或是學習並遵從自然的時令（參：耶八 7）等⁶。Davis 進一步提到聖經作者特別強調人對土地的責任，「在上主天主創造天地時，地上還沒有灌木，田間也沒有生出蔬菜，因爲上主天主還沒有使雨降在地上，也沒有人耕種土地」（創二 4b~5），隱含土地期望人的某種服務 ('b-d) 才能發揮效力⁷。由此，土地與人之間的關係具有倫理性，人的「耕種」與「看守」責任，必須優先考慮土地的需要，也就是以整體生態爲主要考量，爲生態服務。人本身是生態的一部分，因此人爲了生存，可取用生態中的資源；但另一方面，爲了生態的永

⁵ 參：Ellen F. Davis, *Scripture,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An Agrarian Reading of the Bib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9.

⁶ 同上。

⁷ 參：同上著作，31 頁。

續，人必須從生態中學習並獲得智慧，以維持、保存生態的正常運行。

4. 安息日不只是為人，而是整個天主的創造

基督徒有時只記得耶穌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瑪十二 8），而忘記了天主將創世的第七日訂為聖日，是爲了讓所有受造物與祂一同進入安息。在七日的創世工程中，相對於創造前的空虛混沌，前六日的所有工作都是爲了最後的第七日的「完成」。創造的第一天造時間，在第七天又聖化時間，此聖化就包含了全部的時間；安息日的其中之一的意涵，就是「完成」所表達出一切的美好⁸。因此，教宗在通諭 68 號指出：「將第七天列爲安息日不只是爲人類而立，也是要『使你的牛驢休息』（出廿三 12)」。爲此，安息日是爲了整個創造而設立的。

(二) 生態危機的四種因素

在通諭中，教宗方濟各指陳了諸多生態危機的現況與成因。他引用了前教宗本篤十六世的話，指出生態危機的最根本因素，是人類自認爲擁有對受造界的最終掌握權（《願祢受讚頌》6 號）。當人取代了天主的地位，就會將彼此或是其他受造物變爲可利用的「資源」，在全球化經濟制度的影響下，事物的有用與否，決定了受造物的價值，這種人類賦予的價值觀，否定了受造物的存在。更進一步，人本身的尊嚴也不再重要，勞動

⁸ 參閱 Richard H. Lowery, *Sabbath and Jubilee* (St. Louis: Chalice Press, 2000), pp. 88-90.

的剝削與對自然資源的濫用是同樣的心態。經濟利益至上，藉由鼓勵消費而製造經濟活動的消費主義，形成了丟棄文化，使環境更形惡化，社會的階級日益對立，暴力衝突也日益增加（《願祢受讚頌》56、204 號）。因此，生態危機的成因來自於人的自私自利，人的罪導致對彼此的傷害與大地的敗壞，若不尋求解決之道，受造界將逐步走向毀滅。茲將生態危機的成因歸納為以下四點：

1. 人類忽視天主的絕對主權；
2. 人心思念罪惡以致彼此傷害；
3. 人的罪惡造成大地的敗壞；
4. 受造界走入毀滅。

聖經中的洪水敘事，記述了一個遠古在多個人類文明都有記載的一個大洪水傳說。聖經作者不只將一個古老傳說編輯成以色列民族的宇宙觀，更從編輯者眼前的存在問題，溯源至遠古發生的事跡，旨在突顯出人類的犯罪可能造成世界的毀滅，若不是天主的救援，人與世界無法繼續存在。教宗方濟各亦指出洪水敘事顯示出當人踐踏公義與和平，將危及生命，大地所遭遇的強暴，將最終反撲人類造成毀滅（《願祢受讚頌》70 號）。然而，天主也揀選義人諾厄，打開一條救恩之路，保存與更新天主的創造（《願祢受讚頌》71 號）。因此，聖經中洪水敘事的一個特色，是敘述洪水毀滅的同時，也帶入拯救的許諾。毀滅前的失序如同創造前的混沌，拯救後的祝福也一如創造後的祝福。

Bernard W. Anderson 將《創世紀》六至九章的洪水敘事安

排了以下結構：

- A 過渡性的介紹 (六 9~10)
- B 大地的敗壞 (六 11~12)
- C 天主第一次說話：決定毀滅 (六 13~22)
- D 天主第二次說話：進入方舟 (七 1~10)
- E 洪水開始氾濫 (七 11~16)
- F 洪水上升漫延 (七 17~24)
- G 天主想起了諾厄和同他在方舟內的一切野獸和牲畜 (八 1a)
- F' 洪水退落 (八 1b~5)
- E' 大地乾了 (八 6~14)
- D' 天主第三次說話：離開方舟 (八 15~19)
- C' 天主決定保存 (八 20~22)
- B' 天主第四次說話：祝福和和平的盟約 (九 1~17)
- A' 過渡性的結論 (九 18~19)⁹

上述結構中，以「天主想起了諾厄和同他在方舟內的一切野獸和牲畜」(創八 1a) 為中心，分上下兩個部分，上半部敘述世界朝向混沌的趨向，也就是一個生態危機，下半部則是從混沌中邁向新的創造，即天主的救恩工程¹⁰。上半部生態危機的成因符合前述所歸納，以下繼續探討天主救恩工程的四個向度。

(三) 救恩工程的四個向度

前所提及 Anderson 安排諾厄敘事的下半部，是一條救恩之

⁹ Bernard W. Anderson, "From Analysis to Synthes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1-11",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7, no. 1 (Mar. 1978), p. 38. 另外，房志榮亦引用 B. W. Anderson 的結構，請參閱房志榮，〈洪水、聖祖敘述的文學結構〉《神學論集》91 期 (1992 春)，13~14 頁。

¹⁰ 參：談良辰，《耶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13~17 頁。

路。面對因人類罪惡所引發的生態危機，若沒有救恩，世界必將走向毀滅一途。然而，受造界真正的主宰是天主，因此，天主在世界走向毀滅的時候，亦施行救恩。相對於引發生態危機的罪惡，他揀選義人諾厄，帶領著各類受造的物種進入方舟，避免洪水的災禍。這一條救恩之路所彰顯的，是本文前述當人受造時俱在的三種關係：與天主、與近人，及與大地之間的恢復。教宗在通諭中說：「若要恢復世上男女適當的位置，除去他們對大地擁有絕對控制權的聲稱，最佳的辦法是再次宣揚一位具父親形象的天主，祂創造和完全擁有世界」（《願祢受讚頌》75 號）。因此，這一條救恩之路首要的是人類必須承認並宣揚天主才是受造界的主人（《願祢受讚頌》89 號）。

人蒙召是將其他人與受造物都視為主體，而非可被利用的客體（《願祢受讚頌》81 號）；人必須發自內心將近人與其他受造物視為夥伴，給予溫柔、憐憫與關懷，深入地相交，以進入深度的共融（《願祢受讚頌》91 號）。教宗以聖方濟作為人類學習的榜樣，關懷窮人和遭遺棄的人，並將此愛德展現在對受造物的憐惜與愛護，將一切受造物都視為手足，一同讚頌創造主（《願祢受讚頌》10、92 號）。本文將通諭中所闡發的這一條救恩之路，歸納為天主救恩工程的四個向度：

1. 天主彰顯自己是受造界的主宰；
2. 天主恢復人相互彼此的關係；
3. 天主恢復人與受造界的關係；
4. 天主召喚人與祂一同參與救恩行動。

這四個救恩向度也可同樣運用在舊約安息年與禧年法律、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及耶穌基督建立的聖事中。關於舊約安息年與禧年的法律，教宗在通諭第 71 號指出：

「這法律不僅為確保人與人的關係，也為確保人與其生活及工作的土地的關係，可以是公平合理的；同時，也肯定大地的恩賜和土地的出產屬於所有人。那些開墾耕作、擁有土地的人，有義務與他人分享土地的出產，特別是與在他們當中的窮人、寡婦、孤兒和外鄉人分享。」

在禧年的規定中也強調：「地是我的，你們為我只是旅客或住客」（肋廿五 23），充分反映人類只是管家的身分。大地的出產是天主的恩賜，應屬於所有的人，分配的正義在於是否看顧弱勢者的需要。此外，安息年與禧年都有休耕的規定，休耕的意義在讓大地恢復自身的秩序。在創造工程中，可發現天主的用語，不是要造植物或動物，而是「地要生出」，大地在創造之初就有了自己的權利。休耕要求人不再以人為的力量干預受造的秩序，應讓大地回歸天主的絕對主權，讓受造的生物能自由地從大地被餵養（《願祢受讚頌》80 號）。

關於釋放奴隸的規定，談到人不能永久為奴。甚至在禧年的規定中，更突顯出人應獲得祖先的產業。產業是天主的賜福，不是人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奪取的。禧年釋放受壓迫者，一筆勾銷貧窮者的欠債，使受壓迫者與貧窮者全部回歸祖業，也就

是天主原初所賜予的一切，重獲自由¹¹。因此，安息年與禧年的法律也包含了天主救恩工程的四個向度：（一）天主擁有受造界的絕對主權；（二）人不可彼此奴役，釋放奴隸恢復人彼此間的關係；（三）大地有自己的權利，應讓大地恢復自身的秩序；以及（四）天主召喚人遵守祂的法律與誠命，參與祂的救恩工程。

在耶穌基督的福音方面，通諭中強調耶穌基督彰顯天主是一位受造物的慈父，耶穌基督對祂有完全的信德，因為天父對祂的受造物，即便再小有如麻雀，也不遺忘（《願祢受讚頌》96 號）。人與人、人與萬物，因著具有共同的父親，藉著耶穌基督，彼此成爲兄弟姊妹，其他受造物並非我們役使的工具，而是愛的對象，四海之內皆兄弟（《願祢受讚頌》97、98、228 號）。耶穌基督也召喚門徒引領一切受造物回歸創造者，一同走向天主的圓滿（《願祢受讚頌》9、83、100 號）。由耶穌基督的福音方面，亦可歸納出福音所含蓋的四個救恩工程的向度：（一）耶穌基督彰顯在天父在受造界的絕對主權；（二）耶穌基督恢復人相互彼此的關係；（三）耶穌基督對受造界（人與大地）共同的關懷；以及（四）耶穌基督召叫人跟隨祂參與受造界的救恩工程。

最後，教宗在通諭 235 號中說：

「聖事是天主擁抱了大自然，並藉著大自然傳達超性

¹¹ 談良辰，《耶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52 頁。

生命的特有方式。藉著對天主的崇拜，我們獲邀在不同境界中擁抱世界。因著水、油、火、色彩的意義所象徵的力量，都納入我們讚頌的行動中。……對基督徒來說，物質宇宙內的一切受造物，在取了肉軀的聖言內找到其真正意義，因為天主子在祂的肉軀上傾注了部分的物質世界，播下必定轉變的種子。」

因此，在聖事中，天主一方面是被敬拜的對象；另一方面，因著祂是創造的主宰，祂在聖事中擁抱了祂的創造。聖事中，天主聖言、人的行動與物質元素共同構成天主不可見恩寵的有效標記，將整個人類與物質世界一同投向天主，並與天主的愛結合（《願祢受讚頌》236 號）。從感恩聖事作為天主救恩工程的一部分，也不難歸納出相似的四個救恩工程向度：（一）在聖體聖事中敬拜主宰萬有的天主；（二）在聖體聖事中恢復與他人的關係；（三）在聖體聖事中與受造界結合為基督奧體；以及（四）在聖體聖事中，我們蒙召參與受造界的救恩工程。

（四）小結

《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生態神學觀點是整體性、一致性與連貫性的，本文僅就救恩神學的脈絡進行梳理。對於創造敘事的重新詮釋與再理解，是面對當今生態危機的第一步反省。人類首先必須認清生態危機的根源是罪惡，體認問題的複雜性不是尋求片面的科學方法或科技手段可以解決。面對大地的浩劫，人類必須謙遜地悔改，承認天主才是世界的主人。

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意識型態，它讓世人堅信人定勝天，貶抑其他物種和物質只是便利人類生活與發展的「資源」。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造成的生態危機具有四種要素：忽視天主才是受造界的主宰、人心思念罪惡以致彼此傷害、人的罪惡造成大地的敗壞，及受造界走向毀滅。然而，受造界真正的主宰——天主，不會眼睜睜地看著祂所創造的美好不復存在，祂必然採取拯救，更新祂的創造。相對於這四個生態危機的要素，天主藉耶穌基督的救恩工程也包含了四個救恩向度：耶穌基督彰顯在受造界的絕對主權、耶穌基督恢復人相互彼此的關係、耶穌基督對受造界（人與大地）共同的關懷，及耶穌基督召叫人跟隨祂參與受造界的救恩。

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¹²

要從耶穌基督的救恩來討論生態，會碰上幾個根本上的困難。首先，許多默示文學強調現世的暫存性與對末世新天新地的嚮往，耶穌說「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若十八 36a）、「因為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若十七 14b），新約書信記載「我們的家鄉原是在天上」（斐三 20）、「因為我們在此沒有常存的城邑，而是尋求那將來的城邑」（希十三 14）、「甚至連現有的天地，還是因天主的話得以保存，直存到審判及惡人喪亡的日子，被火焚燒」（伯後三 7）等。這些經文常被

¹² 這部分主要篩減自筆者碩士論文的研究，經過脈絡的重新梳理。請讀者詳參《耶穌基督救恩的生態神學》，以獲得更完整的論述。

誤認為基督徒不需要太重視暫存的家鄉——地球，只要把目光放在來世的新天新地¹³。

還有，耶穌也提到自然的災變作為末世的徵兆：如太陽昏暗、月亮不發光、星辰墜落及天地萬象動搖等環境的災難（參：瑪廿四、谷十三、路廿一），這些末世的預兆，常令基督徒看待地球上的自然災害發生時習以為常，或以為必然，甚至認為是基督即將再來的徵兆出現，應當歡喜。因為耶穌自己說「因為這是必須發生的，但還不是結局」（瑪廿四 6）、「你們幾時看見這一切，你們就該知道：祂已近了，就在門口」（瑪廿四 33），不需要太驚訝，末日近了，不需採取積極的行動研究並拯救受害的地球，因為「如今所渴望的，實是一個更美麗的家鄉，即天上的家鄉」（希十一 16）。

第二，耶穌的言論與行動，對於生態的直接性著墨極少，因此，若要從耶穌說話時的心理狀態來探討生態神學，這屬於靈修神學的範疇，在信理上較難站穩腳步。然而，雖然沒有太多的直接言論來探討耶穌對生態的關懷，仍然能夠從舊約到新約的救恩神學的整體性與連貫性，來深入研究耶穌基督福音的本質、對象，以及耶穌實際的行動如何印證福音。從這一面向，就救恩神學辯證耶穌基督的福音，是為整個受造界的福音，因此是生態的福音。

¹³ Solomon Victus, *Eco-Theology and the Scriptures: A Revisit of Christian Responses* (New Delhi: Christian World Imprints, 2014), p.

其三，從基督信仰來說，只有人的靈魂是永恆不滅，其他的受造物隨著物質生命的消逝，似乎沒有永存的基礎，要如何談論生態的救恩？耶穌基督帶來的救恩是只給人，還是給一切受造物？若是給一切受造物，那麼其他受造物的拯救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上來理解？現在，本文要逐一進行說明。

(一) 耶穌基督是禧年的宣報者

根據禧年的法律，其意涵是對大地和生物、對一切債務者、寄居者、貧窮者、受奴役者的釋放，使他們獲得自由。前文也探討了禧年法律在生態救恩中的四個救恩向度，若耶穌基督是那位宣告禧年來臨的宣報者，亦或耶穌基督的福音就是帶來禧年的福音，耶穌基督的救恩就可看作是對一切受造物的救恩。

根據路四 16~30，耶穌進入納匝肋的會堂後，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祂找到了一處就誦讀：「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路四 18~19）。若將這兩節經文對照《依撒意亞先知書》就可以發現，是依六一 1~2a 及五八 6 接在一起，並將六一 2b 去除。學者一般上也都接受依六一 1~2 是有關於禧年的許諾。至於經文的剪接，許多學者認為這是經過《路加福音》的作者以特別的編輯手法預備傳達耶穌救恩的喜訊。此外，「向盲者宣告復明」，不是出自依六一 1~2a 和五八 6，顯然是路加自己添加進去的，為何要特別添加這一句在依撒意亞的傳

統之中？這是必須回答的問題。再者，根據《路加福音》記載，耶穌在誦念完後，對眾人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路四 21），贏得了滿堂的喝采，並驚奇從他口中所說出「動聽的話」，為何這段經文的應驗會獲得稱讚？在耶穌當時的背景，是否存在對於禧年的期待？

根據 James A. Sanders 的研究指出，與耶穌同時代的厄瑟尼派 (Essenes) 所保存的《死海古卷》中〈默基瑟德文件〉(11QMech) 的內容述說，在末日天上的戰爭中，上主光明的使者默基瑟德要戰勝黑暗的使者。Sanders 指出，默基瑟德是一位被傳油且傳報好消息的人 (mebasser)，宣布在末日——悅納之年——要從惡魔手中釋放 (šemittâh) 被俘虜的人，使他們獲得自由 (dêrôr)。厄瑟尼派普遍認為自己就是「被俘虜的人」，它廣泛地指貧窮、純潔和善良的人。換言之，依六一 1~2 一直被厄瑟尼派視為末日的許諾，他們則是承受末日許諾的團體。

上述觀點尚可從另一些《死海古卷》的文件中看出來。「上主報仇的日子」(yôm naqam) 在〈團體規範〉(1QS) 中出現三次，這報仇的日子與上主的恩年 (razôn) 是一體的兩面。上主的恩慈，只給承受許諾的厄瑟尼派團體，上主要為他們向敵人報仇¹⁴。根據這一研究的發現，顯然在耶穌所處的時代，以色列

¹⁴ 參：James A. Sanders, "Isaiah in Luke", in *Luke and Scripture: The Function of Sacred Tradition in Luke-Acts*, by Craig A. Evans and James A. Sanders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1), pp. 54-57.

普遍地處於一種對禧年來臨的期待，厄瑟尼派的信仰意識中等候「上主報仇之日」許諾的實現。因此，當耶穌說這一段經文今天應驗了，能對當時渴望禧年許諾實現的聽眾產生多大的驚奇。他們長期等候的「日子」，耶穌說就是「今天」。他們會推想，耶穌就是依撒意亞預言的默基瑟德，那位末日的使者，天主的許諾與恩慈 (razôn) 就要對他們實現了。因此，他們內在產生一種矛盾，這位他們從以前就認識的「若瑟的兒子」，怎會說出這樣的恩言¹⁵？

耶穌隨即說了一個他們熟悉的諺語：「你們必定要對我說這句俗語：醫生，醫治你自己罷！我們聽說你在葛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鄉這裡行罷！」（路四 23）。這句話似乎暗示眾人已經聽說過耶穌在外邦人地區行了很多奇蹟，並引起家鄉

¹⁵ Joachim Jeremias 對經文中群眾的反應究竟是驚奇還是憤怒有很多探討。Jeremias 認為耶穌省略了依六一 2b：「揭示我們天主報仇的日期」，使聽眾感到驚訝與憤怒。「眾人都稱讚他」 (*pantes emarturoun autō*) 從閃族語意來看，可以是正面的或負面的，取決於上下文。因此，他認為聽眾對耶穌省略當時人們最在意的六一 2b 產生憤怒的情緒。參：Joachim Jeremias, *Jesus' Promise to the Nations*, trans. S. H. Hooke (London: SCM Press, 1953), pp. 44~45. 另外，Michael Prior 也說明了不同學者之間的爭論，但他認為 Jeremias 的見解站不住腳，因為很顯然 22 節群眾的情緒是喜悅的，直到 23 節以後耶穌說了一個諺語和舉出厄里亞和厄里叟的例子顯示出上主的恩慈不是只對以色列人，還包括外邦人，群眾的情緒才有了轉折。請參：Michael Prior, *Jesus the Liberator: Nazareth Liberation Theology (Luke 4:16-30)*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5), pp. 91~100.

人的妒忌：為何不在家鄉行呢？Sharon H. Ringe 提到這句話的意思可以這麼說：「你們必定要對我說這句話：善事要從家鄉開始。當這一切發生時，別忘了你的近人」¹⁶。接著耶穌以厄里亞與厄里叟兩位先知舉例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的。我據實告訴你們：在厄里亞時代，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起了大饑荒，在以色列原有許多寡婦，厄里亞並沒有被派到她們中一個那裏去，而只到了漆冬匝爾法特的一個寡婦那裏。在厄里叟先知時代，在以色列有許多癩病人，他們中沒有一個得潔淨的，只有敘利亞的納阿曼。」（路四 24~27）

根據《列王紀》的記載，依則貝耳王后要殺一切敵對巴耳神的先知¹⁷，因此，天主告訴厄里亞，祂已吩咐漆冬匝爾法特的一個寡婦要供養他，要他往她那裡去（參：列上十七 9）。這段記載，暗示厄里亞是爲了躲避迫害而逃往外邦的一個寡婦家（參：列上十九 2~3）。Sanders認爲耶穌舉厄里亞的例子，隱喻祂自己在家鄉也將遭受拒絕，救恩將如同厄里亞在外邦婦人的家，要轉向外邦人。

¹⁶ Sharon H. Ringe, *Jesus, Liberation, and the Biblical Jubilee: Images for Ethics and Christology* (Oregon: Wipf & Stock, 2004), p. 41.

¹⁷ 「當依則貝耳殺害上主的先知時，他（教巴狄雅）曾收留了一百個先知，每五十人分藏在一個洞裏，私下供給他們飲食」（列上十八 4）。

另一個是厄里叟醫治納阿曼使他潔淨的例子，Craig A. Evans 認為在路加的第二部著作《宗徒大事錄》中，也有對應的記載。科爾乃略，這個外邦人在伯多祿的異象中已被宣稱是潔淨的，從此，伯多祿及其他宗徒們開始承認外邦人也能獲得救恩¹⁸。顯然，耶穌打破了當時猶太人對自己才是承受救恩許諾的信仰意識和期待：原來耶穌的恩言不是對他們說的，而是對外邦人。這使得他們忿怒填胸，要把耶穌推下山崖。事實上，路加在第三章就已安排，藉「預備上主道路」的洗者若翰的口，對當時的猶太人說：「你們心裡不要以為：我們有亞巴郎為父。我給你們說：天主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巴郎興起子孫來」（路三8）。的確，上主要從「匠人所棄的石頭」興起亞巴郎的子孫，一切信仰耶穌的人，都將成為亞巴郎的子孫。

若再從路四 16~30 節的前後文脈絡來看，前面是耶穌在曠野中接受魔鬼的試探；之後，耶穌就下到葛法翁（一個外邦城鎮）展開他的公開傳教歷程。換言之，路四 16~30 可作為耶穌公開傳教歷程的縮影。從聖經學的角度，《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可以看作同一部作品的上下兩部；《宗徒大事錄》很顯然是作為外邦宗徒的聖保祿的傳教史，是否路四 16~30 的段落

¹⁸ 參：Craig A. Evans, "The Function of the Elisha / Elisha Narratives in Luke's Ethic of Election", in *Luke and Scripture: The Function of Sacred Tradition in Luke-Acts*, by Craig A. Evan and James A. Sanders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1), pp. 74-75. 另外，Ringe 也有類似的推論，請參：Ringe, *Jesus, Liberation, and the Biblical Jubilee*, pp. 40-42.

也是預示耶穌的福音向外邦開放的傳教史縮影呢？

(二) 向盲者宣告復明

聖經學者 Michael Prior 將路四 16~30 拆解為三段的文學結構分析：

第一段（路四 16~20）：

A 他來到了納匝肋...進了會堂...

B 站起來要誦讀；

C 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他

D 他遂展開書卷，找到了一處...

E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他給我傅了油

F 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G 向俘虜宣告釋放

H 向盲者宣告復明，

G'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F' 宣布

E' 上主恩慈之年

D' 他把書卷捲起來，

C' 交給侍役，

B' 就坐下了；

A' 會堂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他¹⁹

¹⁹ Michael Prior, *Jesus the Liberator*, p. 153.

第二段（路四 21~22a）：

A 他便開始對他們說

B 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A' 眾人都稱讚他，驚奇他口中所說的動聽的話²⁰

第三段（路四 22b~30）²¹：

A 並且說：「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

B 他回答他們說：「你們必定要對我說這句俗語：醫生，醫治你自己罷！我們聽說你在葛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鄉這裏行罷！」

C 他又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沒有一個先知在本鄉受悅納的。...

D 我據實告訴你們：在厄里亞時代，天閉塞了三年零六個月，遍地起了大饑荒，在以色列原有許多寡婦，厄里亞並沒有被派到她們中一個那裏去，而只到了漆冬匝爾法特的一個寡婦那裏。在厄里叟先知時代，在以色列有許多癩病人，他們中沒有一個得潔淨的，只有敘利亞的納阿曼。」

C' 在會堂中聽見這話的人，都忿怒填胸

B' 起來把他趕出城外，領他到了山崖上——他們的城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

A' 他卻由他們中間過去走了²²

²⁰ 同上。

²¹ Michael Prior 標示的第三段是 23~30 節，但所摘錄的經文卻是從 22b：「並且說：『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開始；而他的第二段雖標示為 21~22 節，卻含蓋了 22b。因此，筆者作了一些調整，將第二段訂為 21~22a，第三段為 22b~30。

Michael Prior 排列的這三段結構，可以說第二段的中心「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是對於第一段的肯定；第三段的中心則是記載耶穌舉例厄里亞與厄里叟兩位先知時代，天主的恩寵轉向外邦人的明證，也是耶穌被本鄉人嫌惡的緣由。因此，應當檢視第三段與第一段之間的關聯，是否第三段也是第一段的印證與肯定。

「向盲者宣告復明」是Michael Prior所分析第一段（路四16~20）結構的中心，它不屬於依撒意亞，是路加自己加上去的一句話。他從多方面探討《路加福音》與《宗徒大事錄》兩部著作中，發現「看見」是《路加福音》作者最重要的隱喻。此外，Ringe認為依六一1「釋放獄中的囚徒」中的名詞pqh（釋放），在舊約中都是指打開眼睛或耳朵（參：依四二20），特別是依四二7將開啓盲人的眼目與領出被囚的人放在一起²³。由此推論，路加把「釋放獄中的囚徒」根據依四二7²⁴改編為「向盲者宣告復明」。

若是將依六一1中的「釋放獄中的囚徒」取代為「向盲者宣告復明」，並與依撒意亞中其他兩處有關預言「要來的那一

²² Michael Prior, *Jesus the Liberator*, p. 154.

²³ 參：同上著作，p. 30。Sanders也認為pqh與打開眼睛有很強的關聯，請參：James A. Sanders, "From Isaiah 61 to Luke 4", in *Luke and Scripture: The Function of Sacred Tradition in Luke-Acts*, p. 48.

²⁴ 「為開啓盲人的眼目，從獄中領出被囚的人，從牢裡領出住在黑暗的人」（依四二7）。

位」的經文對照：廿九 18~19，卅五 5~6，可得出這三處經文的預兆所顯示的對象，分別是：廿九 18~19 的瞎眼、聾子和窮人；卅五 5~6 的瞎眼、聾子和癱腿；六一 1 的瞎眼和窮人，其共同的交集是瞎眼的。再進一步觀察，當洗者若翰打發兩個門徒去問耶穌：「你就是要來的那位嗎？」（路七 20）耶穌回答：「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訊」（路七 22），在這個三明治結構之間的 21 節，正是路加強調：「正在那時刻……恩賜許多瞎子看見」²⁵。換言之，路加以「使盲者復明」來介紹耶穌就是那「要來的那一位」，而祂的主要行動也都與使人復明相關。

舉例來說，當耶穌出生滿八天，被帶到聖殿行割損禮，西默盎看到嬰孩耶穌，接過他來，就說：「主啊！現在可照你的話，放你的僕人平安去了！因為我親眼看見了你的救援，即你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的：為作啓示異邦的光明，你百姓以色列的榮耀」（路二 29~32）。路加藉西默盎的口表達，耶穌的降生是為讓人「看見」天主的救援，這救援是為啓示「外邦人」的光明。另一例，洗者若翰開始宣講悔改的洗禮之時，路加引用依四十 3~5 描述洗者若翰所預備「要來的那一位」，是讓「一切有血肉的，都要看見天主的救援」（路三 6）。一切有血肉的，當然包括外邦人，更包括整個受造界²⁶。如此，前文所提及的

²⁵ 參：Michael Prior, *Jesus the Liberator*, pp. 154~157.

²⁶ σὰρξ 在新約中多數都指人的肉身，但也用在生物，例如格前十五

洪水敘事中，諾厄使一切有血肉的都獲得天主的救援，可以看作是一個耶穌救恩的預象。在洪水敘事中，天主「看見」地上的罪惡重大，與最後人要「看見」虹霓就想起祂的救援是一種拯救經驗的會遇。換言之，從天主的「看見」出發，與從人的「看見」的回應，是真實救恩的實現。

（三）外邦人如同胎生瞎子

猶太人認為自己是天主特選的民族，救恩專屬於他們。然而，若救恩只屬於猶太民族，那麼天主的救恩就與萬民無關，當然也與整個受造界無關。然而，耶穌基督向外邦人敞開救恩的大門，是天主對受造界救恩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若望福音》中耶穌醫治胎生瞎子的奇蹟，是一個耶穌向外邦人敞開救恩的隱喻。這個奇蹟發生在一次帳棚節的脈絡中，本文要先從帳棚節的末世性意義開始探討，然後再看耶穌醫治胎生瞎子與帳棚節的關係和要表達的救恩意涵。

1. 帳棚節的末世性意義

帳棚節又稱為收藏節，「即在年尾，由田地中收斂你勞力所得的慶節」（出廿三 16）。在司祭典的傳統中，這個慶節跟安息年也有很大的關係，根據《申命紀》，「梅瑟吩咐他們說：每逢七年，即在豁免年間的帳棚節期內，當全以色列人來到上主你的天主所選的地方朝拜上主時，你應在全以色列人前，大

聲宣讀這法律」(申卅一 10~11)。因此，帳棚節也具有禧年的意涵，在這個慶節時，包括兒女、僕婢，及城中的肋未人、外方人、孤兒與寡婦都應歡樂(參：申十六 14)，亦即不分身分與貧富尊卑都要在上主前一同歡樂。同時，在慶祝豐收之時，對上主賜與大地的富饒，懷抱感謝，並祈求降下豐沛雨露，為來年的豐收懇求上主。帳棚節是整個受造界的慶祝。

帳棚節的第八日²⁷，是帳棚節的結束，卻是新的開始，定為聖會節，「這天是盛大集會的日子，任何勞工都不可做」(肋廿三 36)，猶太會堂在這一天會誦念「求雨禱文」(tefilat geshem)：「你呼風喚雨……」(mashiv ha-ruach umorid ha-gashem)。似乎意味著七天的慶祝結束後，應該聚集在上主面前，承認祂是一切的主宰，是豐收的賞賜者。李子忠提到西方猶太傳統在帳棚節中的安息日會誦讀《訓道篇》，表達出帳棚節的信息：擁有的財物 and 家園，並非人生的靠山，「事事有時節，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訓三 1~2)²⁸。換言之，帳棚節的核心意義是承認上主是唯一的主宰²⁹。

²⁷ 只有在《肋未紀》中有第八日的規定。

²⁸ 參：李子忠，〈猶太人的帳棚節：聖經中的慶節與基督徒的關係初探〉《神思》63期(2004年11月)，32~51頁。亦參：George W. MacRae, "The Mean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22, no. 3 (July 1960), pp. 270~274.

²⁹ 「七天之久，你們應住在帳棚內，凡以色列公民，都應住在帳棚內，好叫你們的後代知道，當我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國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帳棚內：我，上主是你們的天主」(肋廿三

根據塔木德 (Talmud)³⁰，在帳棚節時需要宣讀《匝加利亞先知書》第十四章，該段經文具有濃厚對默西亞的期待³¹；整章共 21 節中，「那一天」或「上主的日子」共被強調 9 次³²。特別是第 8 節談到「在那一天，必有活水從耶路撒冷流出」，耶路撒冷的活水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在耶路撒冷城中的水源：基紅泉。基紅泉位於耶路撒冷東邊的山丘上的一個洞穴，這個山丘就是熙雍山。希則克雅王建了一個地道，將基紅泉的水引至達味城西（參：列下廿 20；編下卅二 30），就是史羅亞池。舊約塔爾古木 (Targum)³³譯本直接將基紅指為史羅亞，W. D. Davis 認為在耶穌的時代，史羅亞已具有代表達味王權的意義³⁴。史羅亞池的水源來自基紅泉，在帳棚節中的奠水禮的水正是取自史羅亞池的水。匝十四 17：「凡地上各民族中，有不上耶路撒冷來朝拜君王，萬軍上主的，為他們就沒有雨露」，也符合在帳棚節中每一天誦念求雨禱文的安排，意味在末後的日子、默西

42~43)。

³⁰ 為猶太經師對法律的解釋與補充。請參：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Talmud〉《神學詞語彙編》（台北：光啓文化，2005），995 頁。

³¹ 參：MacRae, "The Mean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pp. 268-270.

³² 匝十四 1、4、6、7、8、9、13、20、21 節。

³³ 為舊約的阿拉美語譯本。請參：〈Targum〉《神學詞語彙編》，996 頁。

³⁴ 參：W. D. Davis, *The Gospel and the Land: Early Christianity and Jewish Territorial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314.

亞來臨之日，各個民族，包括那些曾經與以色列為敵的民族，都要來過帳棚節（參：匝十四 16~17）。雨露，象徵天上的「活水」，對農民來說，在收藏節之後、秋天雨季來臨時，是否天降甘霖格外重要，它不僅代表來年的收穫，亦顯示天主的眷顧，若沒有降下甘霖，代表以色列人得罪了天主。因此，16~17 節所說，對於凡來投奔耶路撒冷的民族³⁵，都能獲享天主的恩澤，也意味在拯救之日，萬民都要歸順上主，所有民族都要與天主和好。

除了活水之外，匝加利亞的末世性預言還有關於光的記號：「那將是獨特的一天，只有上主知道的一天，沒有白天黑夜，夜間仍有光明」（匝十四 7）。根據塔木德的記載，在慶節的第一天傍晚會點燃四座巨型的蠟燭台，拉比會說：「在耶路撒冷各處都反映了光明」³⁶。由此得知，帳棚節具有兩個末世性的標記：活水與光。

2. 耶穌醫治胎生瞎子

《若望福音》七~九章應該視為一個在帳棚節脈絡中的整體。當耶穌到達耶路撒冷時，帳棚節已過了一半。耶穌上聖殿施教，並再次強調祂自己是父所派遣來的（參：若七 16、18、28、

³⁵ Brown 指出敵視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也觀察以色列在慶祝帳棚節時是否降下雨露，作為觀測天氣的預兆。請參：Raym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I-XIII)*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66), pp. 326~327.

³⁶ MacRae, "The Mean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p. 273.

29、33)。在帳棚節末日最隆重的一天³⁷，耶穌站起來，大聲宣告：「誰若渴，到我這裡來喝罷！凡信從我的，就如經上說：從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七 37~38）。很可能耶穌原本是坐著對群眾講道，爾後站起來宣布他自己就是匝加利亞所預言的活水，隱喻他就是被派遣的默西亞³⁸。除了活水的記號外，耶穌又向群眾說：「我是世界的光；跟隨我的，絕不在黑暗行走，必有生命的光」（若八 12），再次地，耶穌把匝加利亞關於末世的另一個重要記號：光，用來指稱自己，他就是「在那一天」照亮黑夜的光明。那一天不是仍需要期待、尚未來臨的日子，而是今天。

在《若望福音》中，耶穌常常強調自己是「被派遣者」。從第八章的脈絡，可以發現八 12 光的主题被安排在兩段敘述之間：耶穌不定罪犯姦淫的婦人，與耶穌和法利塞人有關猶太人自恃為亞巴郎的子孫而蒙蔽了雙眼，認不出耶穌就是天父所派遣的那一位。顯然，耶穌要指出的是：猶太選民肉體的眼睛雖然看得見，但心靈的眼睛卻瞎了。這個心眼蒙蔽的主题，一直

³⁷ 究竟這一天是指第七天或第八天，學者有許多不同的意見。Brown 從耶穌宣講自己是活水，認為應該是指第七天。筆者同意 Brown 的看法，因為若是第八天，那麼若八 2 說清晨耶穌又上聖殿，這一天就是第九天，整個第八與第九章就脫離了帳棚節的脈絡，第八章耶穌說自己是世界的光，光的主题在帳棚節內更具救恩的意涵。請參：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p. 320.

³⁸ Brown 指出第二世紀猶斯定 (Justin) 已經認為此處經文的活水即指耶穌。參：同上著作, p. 320.

延伸到第九章。

第九章記載耶穌行走時遇見了一個生來就瞎眼的人。耶穌並未向門徒們說明這人生來就瞎眼的原因，而只說了一個善的目的——顯揚天主的工作。接著，耶穌再次重複第八章祂是世界的光的主題（參：若九 5），且祂要在白天做那派遣祂來的「工作」，這工作與第 4 節說要在瞎子身上顯出天主的工作相配合。然後，耶穌做了一個很奇特的舉動，祂吐唾沫在地上，和了泥土，黏在瞎子的眼睛上。要求瞎子去史羅亞池子清洗，若望特別強調史羅亞的字義為「被派遣的」，正如耶穌強調自己是「被派遣者」。瞎子一去史羅亞池洗乾淨後，就復明了³⁹。這帳棚節的第八天，若望強調剛好是安息日⁴⁰。顯然，在帳棚節的脈絡中，帳棚節—活水—光—史羅亞池—復明—安息日，串聯在一起，耶穌就是天主派遣來到世上的光，和生命的活水，祂又是安息日的主。凡信祂的人，永不口渴，必不在黑暗中行走。

耶穌以自己的唾沫和了泥巴，抹在瞎子的眼上，和保祿在大馬士革的路上跌倒後有像鱗甲的東西黏在他的眼上使他成為

³⁹ 教宗本篤十六世認為瞎子因史羅亞池子（被派遣者）而復明，隱喻洗禮。任何人藉著洗禮，心靈的眼睛就復明了。請參：Joseph Ratzinger (Pope Benedict XVI), *Jesus of Nazareth: From the Baptism in the Jordan to the Transfiguration*, trans. Adrian J. Walker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7), p. 242.

⁴⁰ 可能呼應肋廿三 36：「第八日，又應召集聖會，給上主獻火祭；這天是盛大集會的日子，任何勞工都不可做」，耶穌因此激怒法利塞人。

瞎子，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泥土，可以聯想天主由泥土造人，象徵著這人由泥土從出（生來）就瞎眼了。有誰是生來就瞎眼而看不見「被天主派遣的那一位」呢（參：若九 35~36）？外邦人豈不是生來就不認識天主和祂所派遣的嗎？由此可得知，耶穌所說：「爲了讓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的重大意義：天主的救恩不專屬於猶太人，這正是帳棚節的內涵，天主要讓萬民獲得救恩。猶太人因爲看不清這一點，自私自利，自恃爲亞巴郎的子孫（參：若八 31~59），把持救恩不放被蒙蔽，以致成了有眼可看的瞎子。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死在你們的罪惡中。的確，你們若不相信我就是那一位，你們必要死在你們的罪惡中」（若八 24）；「你們如果是瞎子，就沒有罪了；但你們如今說：我們看得見，你們的罪惡便存留下了」（若九 41）。

結 語

根據前文的探討，耶穌基督在傳道之初，即藉由打破救恩專屬於猶太人的固執觀念，藉著宣講與行動表達天主的救恩向一切人開放。一切人都能藉著聖洗聖事成爲天主的子女。初代教會早已將諾厄敘事中的洪水作爲洗禮的預表，洪水洗淨一切罪惡，象徵聖洗滌除人的原罪一樣⁴¹。諾厄，這位義人，蒙召帶領一切的受造物種進入方舟，一同獲得拯救；照樣，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被派遣」降生，也要召選祂的子民偕同

⁴¹「這水所預表的聖洗，如今賴耶穌基督的復活拯救了你們」（伯前三 21）。

一切受造物獲得救恩。換言之，諾厄實是耶穌基督的預象，方舟則是教會的預象；諾厄打造方舟，照樣耶穌建立教會。方舟既承載了一切受造物的生態救恩，教會也應是一切受造物的教會。

保祿在《羅馬書》八 19~23 談到關於受造物與耶穌基督救恩的關係時，*κτίσις* 指的就是一切受造物。保祿說受造物在歎息中仍懷抱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這希望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羅八 23）。保祿並不是說靈魂的救贖，而是肉身的救贖。肉身是人得與受造世界聯繫的媒介，天主的救恩不僅含蓋人之靈魂與肉身的整體救贖，也包含了她自身所存在的世界的救贖。在此，筆者要回答前面提出的一個問題：「耶穌基督的救恩是只為人，還是也為一切受造物？」

事實上，吾人此刻所有的一切以及此刻之所是，不可能剔除過往歲月中的任何一個事物。舉例來說，筆者在過去多年的農耕生活中，有一隻朝夕相處的狗，筆者為牠命名為黑熊⁴²，每當呼喊黑熊時，牠即使跑得再遠，會立刻跑回到我身邊。我邊走路，牠邊跟著；我可以觀察到牠的眼神時常注視著我，並猜測與等候我下一步的動向。我從黑熊對我的態度，省察到我應如何面對天主父，黑熊之於我的親密，幫助我學習應如何培養自身與天主的親密關係。我之成為今日的我，不能剔除黑熊。倘若有一天我獲得了永福，我如何能設想在我生命中的黑熊不

⁴² 讀者可進一步聯想與思索亞當為天主帶到他面前的受造物命名的意涵。

屬於這永福的一部分？我所獲享的光榮，如何能不分享給牠？換言之，肉身是人與其他受造物共同的受造基礎，肉身的救贖意味整個受造界一同獲得救贖的希望。

梵二《教會憲章》48 號論及旅途教會的末世特質中說：

「我們因耶穌基督而加入教會，我們藉天主的聖寵而在教會內獲致聖德，這教會只有在天上的光榮中，才能完美，那就是萬物復興的時候（宗三 21），也就是和人類緊接相連，又藉人類以達其終向的普世萬物，將和人類一起，在基督內達到圓滿境界的時候。」

教會是在朝向圓滿救恩的旅途中，旅途的終點是在天上的光榮，這光榮必然包含萬物的復興且與人類的得救密不可分。

《馬爾谷福音》記載耶穌升天前，派遣門徒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揚福音，耶穌的福音既是為一切受造物，祂所建立的教會也必然是一切受造物的教會。耶穌基督的救恩是當今生態危機的解方，基督徒應當活出耶穌基督救恩的四個向度，將「與基督相遇的成果展現在周遭的環境與生活中」（《願祢受讚頌》217 號）。